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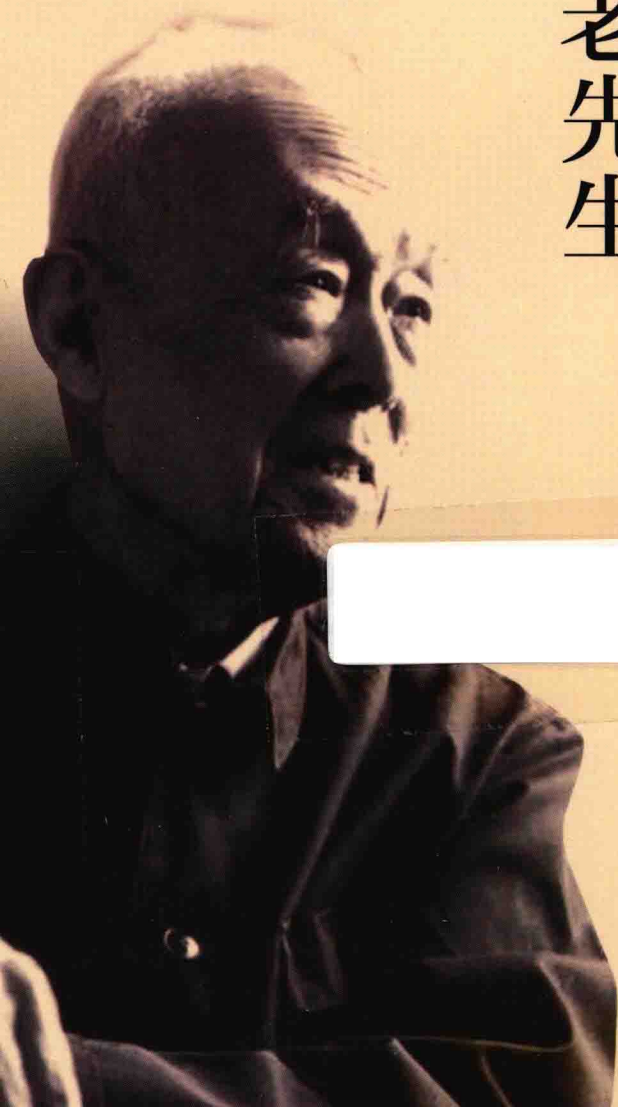
季羨林文丛
图文珍藏版

季羨林 著

胡光利
梁志刚 编

眼中的老先生

季羨林



沈阳出版社

季羨林文丛

图文珍藏版

季羨林

眼中的老先生

季羨林

著

胡光利

梁志刚

编



沈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季羨林眼中的老先生 / 季羨林著；胡光利，梁志刚编。
—沈阳：沈阳出版社，2015.5
(季羨林文丛：图文珍藏版)
ISBN 978-7-5441-6637-9

I. ①季… II. ①季… ②胡… ③梁… III. ①回忆录—
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12696 号

出 版 者：沈阳出版社

(地址：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 10 号 邮编：110011)

网 址：<http://www.sycbs.com>

印 刷 者：辽宁泰阳广告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发 行 者：沈阳出版社

幅面尺寸：165mm×240mm

印 张：23.625

字 数：329 千字

出版时间：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沈晓辉

封面设计：Amber Design 琥珀视觉

版式设计：沈晓辉

责任校对：日 光

责任监印：杨 旭

书 号：ISBN 978-7-5441-6637-9

定 价：38.00 元

联系电话：024-24112447 024-62564922

E-mail：sy24112447@163.com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出版前言

我为季羨林先生做责任编辑

这是我第二次为季羨林先生做责任编辑。第一次为他做责任编辑是在十四年前，我有幸走近季老，从而走进他的世界。

作为图书编辑，能够出版东方语言文学大师季羨林的著作，为他的书做责任编辑，既是梦寐以求的事，也是不敢奢望的事。当这个机会降临时，我不知是在梦里还是在现实中。那是 2001 年 8 月，我和季老的两名学生如约去了他家，准备向他约《季羨林文丛》五卷本书稿。

季老的家在北大朗润园 13 号公寓，是一套很普通的三室单元房。第一次有机会近距离接触被国人高山仰止的伟大学者，我有些诚惶诚恐。只有真正和季老面对面，我才真切地感受到了他的朴素、随和，甚至几分幽默。就像平日里我们遇见的某一位和蔼、普通的老人，外表没有一丝“留德十年”的痕迹。季老衣着朴素，一身灰白色棉布衣。难怪在北大校园里经常会被人看成是学校的老工人，不止一次被报到的新生喊住，被看行李。而季老每次都原地不动地替新生看守好行李，一看就是一两个小时。季老很清瘦，虽然年过九旬，却精神矍铄，脸上泛着慈祥的笑容，说话一口山东腔，说洋文却不带口音。我先做了自我介绍，并呈上名片。季老认真地看了名片，然后放进上衣口袋。这时他幽默地说：我没有名片，头衔太多，二百多个，名片根本装不下……这番话，立刻让我全无初次见面的拘谨，话题便就此展开。我首

先向季老汇报了我们沈阳出版社的选题方向和近年来的发展成绩，并表达了希望出版五卷本《季羨林文丛》的诚挚愿望。他对我们社的出版理念和求实精神给予充分肯定，欣然同意授权我们出版该套文丛。

当时，我们策划编纂的《季羨林文丛》，旨在对季老那些深受学者和读者欢迎的文章进行一次较为完整的梳理，并收录成册，共包括五卷：《感悟人生》《散文精粹》《学问之道》《耄耋新作》《修身与治学》。我在向季老汇报丛书的框架和结构体例时，他提出了指导意见，并强调了编选原则：首先，他不赞成出那种这里选几篇、那里选几篇拼凑而成的集子，因为那样做，重复总会难免，是对读者不负责任的表现；第二，要坚持高标准，一定要选录能够打动读者心灵的文章；第三，内容要有新意，宁缺毋滥；第四，编校质量要高标准。他说，他最反对书中错字连篇；还说，写作中他会经常查字典，并不以为有失身份，因为汉字太博大精深了。我当即向季老承诺，这套丛书的结构体例和整体设计一定会有特点和新意；编校质量一定会按照国家标准加以规范。季老的思路非常清晰，也十分健谈，言谈中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他对我们出版人以及中国出版业的关切与期望。这些细节，勾勒出一位睿智、严谨、淡泊的季老。

汇报完毕，我们提出希望和季老合影留念，他答应了我们的请求。和季老合影时，不知道为什么，我非常希望和他靠得近些，更近些。我知道，季老那时是孤独的，几位亲人在几年里相继走向那阴阳相隔、永不回头的彼岸；唯一的儿子亦不在身边。也许是希望更加深切地感受大师的心灵，也许是想把内心的温暖传递给他，也许是两者都有吧。

在季老家聊了近两个小时，即将告辞之际，季老提出要送给我他的新作《千禧文存》和《三真之境》，我惊喜万分，不失时机地询问季老可不可以给我签名留念，他欣然答应。于是，秘书拿来书和笔。让我惊奇的是，季老并没有重新去翻检我的名片核对我的名字，而是直接在两本书的扉页上分别写下了“沈晓辉女士 季羨林 2001. 8. 20”。我十分惊讶于季老超凡的记忆力，当时，他毕竟已年过九旬了！我想，

这也该是大师的超人之处吧！此后，这两部签名本一直珍藏在我的书柜里，这是季老留在我记忆中的一个注脚。

季老精通十二国语言，在语言学、历史学、佛教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是佛教梵文、中印古文化关系史和印度佛教史等研究领域的开辟者，中国东方学研究的一代宗师，至今无人可望其项背。与季羡林、金克木合称为“燕园三老”的张中行先生曾评价季老：“一身而具有三种难能：一是学问精深，二是为人朴厚，三是有深情。”对此，在文丛的编辑过程中我深有体会。季老的精神和情感跃然纸上，虽为一代宗师，学贯中西，可文章并不艰深晦涩，内容非常亲切，文字深入浅出，深于情，明于理。徜徉在季老的文字中，我常常忘记是在工作，更多的时候，会不自觉地以一名读者的身份拜读文稿，每每为季老博大精深的学术成就和仁爱之心所感动。正是他的博学和中国气派，让他的文字源远流长。

不能忘怀的还有，在这套文丛的出版过程中，后来我又两次去了季老家，向他汇报出版大纲、结构体例以及出版进度等。与此同时，我还向季老请教过一些问题，比如：书稿内容的主次关系和取舍，某个异形词的正确使用，一些字的过去和现在的用法，还有梵文的排法等，季老都引经据典一一作答，并对我的务实求真态度给予充分肯定。文丛正式出版后，我将样书寄给了季老，后来他的秘书在电话里告诉我，季老对编校质量十分满意，说，至少目前还没有发现什么硬伤。对我再予鼓励。

教诲何尝不是营养！正是通过那次为季老编书，耳濡目染、言传身教，让我受益良多，从而对文字常怀敬畏之心。在日后的编辑工作中，我也会像季老那样经常查阅辞典，考证一字一词的用法和源流，反复推敲和打磨、一丝不苟。我明白，编辑终究是为他人作嫁衣的神圣职业，出版好书，奉献给今天和后世的读者，实现当代中国文化真正的繁荣，是编辑的神圣使命，是我今生的功课。

毕竟我与季老因书结下了不解之缘，我偏得了他如此之多的惠泽，

在大家眼里，我成了天之骄子。每当媒体有季老的信息，亲朋好友都会从或近或远的地方，甚至从国外打来电话、发来信息提示我，生怕被我错过；多年来，我亲爱的父母会把家中订阅的报刊中任何有关季老的文章和消息如数为我留存。而我，通过为季老做责任编辑，字里行间的精神滋养，早已浸润进了魂魄。

此情可待成追忆。千山万水，原来你不在这里；万水千山，原来你也在这里。在2015年中，有近半年的时间我都在编辑季老的这新一套四卷本《季羨林文丛 图文珍藏版》。又一次在精神层面上与季老相逢，我常常试图从字里行间窥见往事，也因回忆过于壅塞而几度停了下来。现在，在它即将付梓的时候，距离第一次给季老做责任编辑，倏忽已十四个寒暑，季老辞世已悠悠六载。感慨万千之际，我想起了范仲淹在《严先生祠堂记》中的那句话：“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生命的真谛，不在于带走什么，而在于留下什么。我希望季老的这新一套文丛同样能够为广大读者所喜爱；我愿意再次同广大读者共同分享这精神的盛宴；也希望季老的为人和为文能够成为国人的精神引领，作为一笔宝贵而巨大的精神财富，鼓舞生者，鞭策来人。

今生有幸为季羨林先生做责任编辑，让我的编辑生涯熠熠生辉。我无比珍爱“编辑”这一称谓。

这是我第二次为季羨林先生做责任编辑，接下来还会有第三次。我期待。

季羨林先生的精神活在他的文字里，活在他的读者心中，从来不曾离去。我相信。

沈晓辉

2015年12月12日

序 言

过去几十年里，在中国最为杰出学人当中，如果说季羨林先生知名度最高，或不为过。然而，大多数人知道他，敬仰他，不是通过他的学术论著，而是通过他的散文和回忆、传记类文字，也是共知的事实。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季先生的学问属于小众，且其中若干，又是名副其实的绝学，连小众之中也几乎无人能窥端绪。不过，先生终其一生都以学术研究为职志，探微发覆，从无倦时。他的具有永久意义的成就，无疑也在学术范围之内。因此，可以说，要想真正了解季先生，最好还是尽量接近他的学问，否则终究是雾中看花，难得真切。应该承认，接近他的学问本身是困难的。但是，倘若能够明白季先生的学问到底是怎样做成的，对于深入了解和认识他，却也不失为现实的门径。现在好了，摆在读者面前的这一套《季羨林文丛 图文珍藏版》就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门径。它用季先生自己的文字，讲述他的求学道路，追溯他的学术传承，概括他的研究范围，阐释他的治学方法。对于深入了解作为学者的季先生，进而认识他的学术，这套文丛会有很大帮助。

书成值得祝贺，编订者梁志刚和胡光利其功莫大。不料两位学兄却以曾经受学于季羨林先生为由，向我索序一篇，使我一时惶恐莫名。写序我没有资格，原不待言。然而梁、胡二位，

一曾久仰，一为故交，执意固辞，拂其美意，毕竟非我所敢为。因此虽曾数萌退意，还是渐渐明白，除去应命，并无选择。实际上，对季先生的学问，我始终徘徊在门外，尽管有一窥堂庑之愿，但苦无学力支撑，到底难知究竟。这样，我能做的，便只有在学问之外，就他的治学态度中我所见到的，谈些感受了。

季先生的研究范围非常广泛，但他的爱好和倾向也很明显。在学问所谓义理、考据、辞章之中，季先生特重考据而不好义理。这是他明确表示了。他认为哲学最能代表义理，曾说有一百个哲学家，就有一百种理论。言辞之间，颇有敬而远之之意。他“喜欢实打实，摸得着，看得见的东西”，而对于坐论玄谈，不感兴趣。他的这一倾向，或与他最佩服的老师陈寅恪有关。陈先生为学偏好考据而不喜玄学，对此俞大维先生在他纪念陈先生的讲演中，曾经多次提及。季先生的另一位老师汤用彤也是考据大师。只要读过他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隋唐佛教史稿》等，都会有此印象。此外，季先生在德国的老师，如 E. Sieg、E. Waldschmidt，也都是举世闻名的考据大家。所有这些大学问家，季先生皆感佩其人而服膺其学，自己则“一生小心翼翼地跟在他们后面行走”。

考据所务，在求实证。而在作为实证的材料中，季先生又以选择和利用语言材料最擅胜场。这无疑与他精晓多种东西古今语言，对语言现象特别敏感，因而也特别关注有关。他认为，语言材料能够为科学推论提供坚实的基础，其有效性无可怀疑，只要运用恰当，在结论的判定上，常可收一锤定音之效。借助对于语言材料的辨析考证，季先生确定了纸和造纸技术从中国传入印度的途径和时间、蚕丝从中国传入印度的时间，以及唐代中国人向印度学习制糖技术的具体情况。至于季先生如何让不同语言的语词告诉我们上述结论，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阅

读他的《浮屠与佛》、《中国纸及造纸法传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和《蔗糖史》所附的论文《一张有关印度制糖法传入中国的敦煌残卷》等。后文所指的残卷曾在数十年间辗转于多位学者之手，但格于关键难词，始终无人读通。季先生冥思苦想后悟出卷中“煞割令”一词乃古代文献屡屡提及的西极石蜜——一种高品质糖——的梵字音译。症结遂告化除，残卷所述制糖流程的全部内容也便通解无碍。这份残卷的解读，是季先生利用语言知识解决学术问题的典型实例。

典据翔实，考订详赡，是季先生论著的明显特点。在季先生尊为恩师的学者中，胡适先生是十分重要的一位。他对于胡适无征不信，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主张，无疑是完全接受的。而他自己，则似乎犹嫌不足，乃至不辞就三分证据求一分话说。季先生在搜求证据上所下的功夫有时是我们难以想象的。即以《蔗糖史》的撰写为例，该书前后断续用去了季先生17年，其中1993年和1994年更是完全用于在北大图书馆内查阅典籍，收集资料，除周日外，“风雨无阻，寒暑不辍”。他所使用的资料，除一切近人的有关论著以外，还有中国古代的正史、杂史、辞书、类书、科技书、农书、炼糖专著、本草和医书、包括僧传及音义在内的佛典、敦煌卷子、诗文集、方志、笔记、报纸、中外游记、地理著作、私人日记、各种杂著、外国药典、古代语文（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以及英、德等西语文献。类别几乎无所不包，数量可称汗牛充栋。古今典籍中凡他认为可资利用的，务必千方百计找来读过，穷搜极讨，尔后心安。经他翻检的图书，总计不下几十万页，每有所得，“便欣喜如获至宝”；而枯坐半日，终无所获，则同样可能。每遇此时，便只好“嗒然拖着疲惫的双腿，走回家来”。这就是季先生的研究方法

和研究态度，以及他在研究过程中的情感历程。若问季先生的学术道路，此番景象，就是写照。

正因为掌握资料周备，准备工作充足，而论列遣词谋篇，亦已思考成熟，所以论著无论长短，一旦命笔，常能一气呵成。我读过他的《蔗糖史·国际篇》手稿。稿面极其整洁，40万字不见任何涂改痕迹，且逻辑、文字，均极畅达，可见写时已经成竹在胸，故才思泉涌，连绵不绝，一路演绎敷陈，得如行云流水。

季先生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学术遗产。他的学术活动对我们的启发也是多方面的。面对《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和《蔗糖史》这样的不朽之作，仰望之余，浮现脑际的常常是汉武所谓“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在我看来，季先生是非常的，在很多方面非常。而在这些非常之中，最为突出、对于我们最有启发意义的，是非常勤奋；或者还应加上超乎常人的毅力和献身精神。因此，读先生的论著，我们尽可以享受他淹雅流泻的文字，咀嚼文字揭示的道理，却切不可忘记那背后隐藏着的无限劳苦和艰辛。季先生的学问，虽然只有识者能够研究，但是他对待学问的态度，却是我们常人能够了解，可以学习的。季羨林先生天资卓异，且命途亦属平坦，不乏机遇，但他仍然毫不犹豫地把他事业交给了勤奋。唯勤苦坚韧者可得天酬，我想这就是季先生以他不倦的学术实践向我们启示的人生真理。

葛维钧

2015年6月

C 目 录 CONTENTS

出版前言 我为季羨林先生做责任编辑 / 沈晓辉
序言 / 葛维钧

此情何以堪 犹思故人在

我的第一位老师·····	003
我和济南——怀念鞠思敏先生·····	007
忆念胡也频先生·····	009
我的老师董秋芳先生·····	014
回忆陈寅恪先生·····	017
他实现了生命的价值——悼念朱光潜先生·····	027
晚节善终 大节不亏——悼念冯芝生(友兰)先生·····	032
回忆雨僧先生·····	037
也谈叶公超先生二三事·····	040
西谛先生·····	044
怀念乔木·····	051
追忆李长之·····	058
悼组绀·····	067
致林庚生日贺信·····	072
忆念张天麟·····	073
春城忆广田·····	079

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	086
扫傅斯年先生墓·····	097
回忆汤用彤先生·····	101
记周培源先生·····	109
回忆王力先生·····	112
悼念曹老·····	118
哭冯至先生·····	121
悼念周一良·····	127
悼念邓广铭先生·····	131
记张岱年先生·····	135
我记忆中的老舍先生·····	137
悼念沈从文先生·····	141
回忆梁实秋先生·····	146
悼巴老·····	149
痛悼钟敬文先生·····	150
痛悼克家·····	153
悼念赵朴老·····	156
我眼中的张中行·····	159
悼许国璋先生·····	165
寿作人·····	171
寿寿彝·····	176
忆章用·····	178
石景宜博士·····	187
圣严法师·····	194
哥廷根大学的老师们·····	197
重返哥廷根·····	203
追忆哈隆教授·····	210
郑午楼博士·····	215
东方文化书院和陈贞煜博士·····	221

难忘的一家人·····	225
室伏佑厚先生一家·····	230

博采众家长 妙手著文章

陈寅恪的学术研究·····	237
陈寅恪先生的爱国主义·····	246
对陈寅恪先生的一点新认识·····	253
寅恪先生二三事·····	257
《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序·····	263
《第一届吴宓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序·····	265
《胡适全集》序——还胡适以本来面目·····	267
《赵元任全集》序·····	290
《汤用彤全集》序·····	300
《汤用彤先生诞生一百周年纪念论文集》序·····	303
我的朋友臧克家·····	306
诗人兼学者的冯至（君培）先生·····	309
《平凡而伟大的学者——于道泉》序·····	315
《饶宗颐史学论著选》序·····	317
毫不利己 专门利人·····	326
遥远的怀念·····	328
《畅谈东方智慧》序·····	334
《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自序·····	337
《家庭中的泰戈尔》中译本译者序言·····	344
附录 季羨林年谱简编·····	350

此情何以堪 犹思故人在



季羨林与邓广铭(中)、张岱年(左)。

我的第一位老师

他实际上不是我的第一位老师。在他之前，我已经有几位老师了。不过都已面影迷离，回忆渺茫，环境模糊，姓名遗忘。只有他我还记得最清楚，因而就成了第一了。

我这第一位老师，姓李，名字不知道。这并非由于忘记，而是当时就不注意。一个九岁的孩子，一般只去记老师的姓，名字则不管。倘若老师有“绰号”——老师几乎都有的——则只记绰号，连姓也不管了。我们小学就有“shao qian”（即知了，蝉。济南这样叫，不知道怎样写）、“卖草纸的”等等老师。李老师大概为人和善，受到小孩子的尊敬，又没有什么特点，因此逃掉起“绰号”这一有时颇使老师尴尬的关。

我原在济南一师附小上学，校长是新派人物，在山东首先响应五四运动，课本改为白话。其中有一篇《阿拉伯的骆驼》，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寓言故事。我叔父忽然有一天翻看语文课本，看到这一篇，勃然大怒，高声说：“骆驼怎么能会说话！荒唐之至！快转学！”

于是我就转了学，转的是新育小学。因为侥幸认识了一个“骡”字，震动了老师，让我从高小开始，三年初小，统统赦免。一个字竟能为我这一生学习和工作提前了一两年，不称之为运气好又称之为什么呢？

新育校园极大，从格局上来看，旧时好像是什么大官的花园。门东向，进门左拐，有一排平房。沿南墙也有一排平房，似为当年仆人的住处。平房前面有一片空地，偏西有修砌完好的一大圆池塘，我可